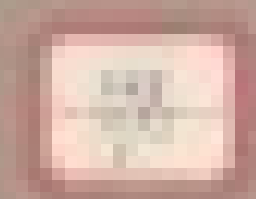


包孝肅公奏議





719.8

2757

〔宋〕包拯著

包孝肅公奏議

淑躬堂藏板

宋包孝肅公奏議爲公門人張田編次久致放失不可復收余忝刺公郡爲後學到郡卽爲訪求僅得其遺書而所鈔板滅沒不復傳矣竊念公爲一代名臣其所敷奏彈劾至今讀之猶覺嚴氣正性宏露於行墨之內夫古來名臣代不乏人然亦傳之史冊昭乎圖像獨至公則無論愚賤童穉皆知稱道之夫公豈過爲嚴峻者哉當宋仁宗世紀綱弛而邊鄙擾考功課吏一切優容諛說而賢不肖無所勸懲公獨持骨鯁不爲雷同上以裨國是下以恤民瘼中以塞國蠹

此公適逢之辰亦行可之會也復何所顧忌而不覃
心以盡厥職哉今諸疏俱在要皆敦大體黜慘酷獨
所彈劾不避權要耳廉介皆本乎中未嘗孤執奮身
任國所以炳照千古今去公之世五百餘年而春秋
祭獻猶覺有剛風勁氣盼嚮於几筵俎豆間而況於
讀公之遺書乎余重梓奏議以廣其傳

康熙丁丑歲子月上澣古燕張純修敘



此公適逢之辰亦行可之會也復何所顧忌而不覃
心以盡厥職哉今諸疏俱在要皆敦大體黜慘酷獨
所彈劾不避權要耳廉介皆本乎中未嘗孤執奮身
任國所以炳照千古今去公之世五百餘年而春秋
祭獻猶覺有剛風勁氣盼嚮於几筵俎豆間而況於
讀公之遺書乎余重梓奏議以廣其傳

孝肅包公奏議集序

門生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兼
管內勸農事兼淮南西路屯駐駐泊兵馬鈐轄上
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田題辭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神聖明智之
資善容正人延讜議使其謀行忠人有補於國卒
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
官御史多矣不四三年歟至侍從近列然類弗遂
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

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
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猶
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亾宦意其心
亾他止知孝於親而爲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其
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瘳民病中塞
國蠹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
已其心亦無他止知忠於君而爲得也他人或才
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鷲
得搏若虺肆毒顛墜於憔悴泯滅之地以甘其心

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吝而天下
不得異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方復仕嘗
有詩云秀榦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
大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會

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惑之聰公欲必行其道
於時難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
二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公
薨後三年田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
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

爲十卷恭題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
與其後嗣亾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閥遷拜有國
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書云

孝肅包公奏議集序

宋包孝肅公奏議集十卷自應詔至求退凡三十有一類乃公之門生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張田所編次序而藏諸家廟者自公之歿已四百年今江西布政司叅政方公正於公爲鄉人得其遺藁將鋟梓以傳屬儼爲之序公在當時爲人峭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著於廟堂聞於天下傳之後世載諸史冊章章矣自宋至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稱道之不絕況士君子乎觀其敷奏詳明諫諍剴切舉

刺不避乎權勢犯顏不畏乎逆鱗明當世之務務引其君於當道詞氣森嚴確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讀之奮迅其精神發揚其志節炳炳烺烺光前振後煥乎其不可揜也雖然嘗聞公論三司使張方平方平由此罷去而宋祁代之公又彈奏祁祁亦罷公遂代之歐陽公論公未免蹊田奪牛整冠納履之嫌然終謂公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則公之節行如喬松古栢挺然霄漢不可摧抑者如此是雖歐公一時之言實足以概公之生平矣噫天下後

世之人徒知公之名而未必盡知公之事業公之事業蓋於此可考見焉又得方公尊崇而表章之則公之不泯者其在此乎儼不愧鄙薄僭爲之序云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秋七月甲辰前史官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序

國子祭酒兼翰林詩書總長大夫太子賓客承旨
正議大夫兼大司諫元好問等上言臣等竊以
之不知其非也此平猶不覺其非也臣等竊以
裴益其此而甚良焉又其式公尊崇而澤其公
臣等竊以公之公而未有其益也公之公而

孝肅包公傳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中正三司使數日拜樞密使遷侍郎辭不受七年薨於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子縉初拯以大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筦庫而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亾廬墓側終喪不忍仕久之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

盜色變遂引伏嘗使北虜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
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邪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
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虜有沮色爲御
史言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
吏更倍於前皆捃撫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爲罷之除
陝西轉運使旣行數日有他路監司對而求章服者
上不悅因傳宣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
齎三品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
降又錄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七事言明

慎聽納辯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
法條具臣下牽錄微過其論甚美在陝西奏罷斜谷
務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椿竹索數十萬奉使
河北言牧馬占邢洛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
予民從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
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爲著令開封舊制
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知府開門使徑至庭
下辨曲直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
歲久堙塞遂盡毀去宦者僞增地契步數悉奏劾之

權貴爲之歛迹權中執法請立皇嗣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暇日皆施行及攻罷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屢擊祁在蜀宴飲過度遂除拯三司使翰林學士歐陽修疏拯所謂奪蹊田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以革科率之擾其爲人不苟合未嘗僞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稱